

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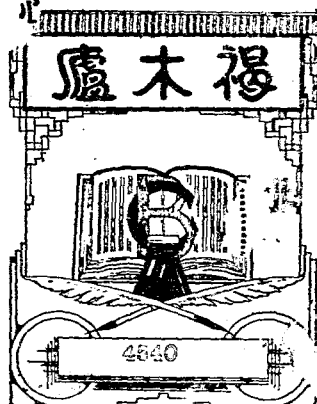
勝

張
靜
風
著

1 9 3 1

1

食水



張靜嵐先生著

沸騰

北平朔風月刊社印行

目錄

一、舊怨新愁·····	一——八
二、可憐的丘八·····	九——三六
三、自恨·····	三七——七九
四、風·····	八〇——九四
五、失業·····	九五——一一〇

1115
224
293

舊怨新愁

人物：青年李高，年約三十歲，身軀魁偉，穿一身大雅的西服，挺胸闊步，慷慨多思，一望就知道他是一個有志氣的男子。

李高之妻王氏，年約三十三歲，高挑的身材，嫵媚艷麗，沈默有德，堪稱賢妻良母。

李高之子嬌兒，年才十來歲，活潑伶俐，天真爛漫，穿一身童子軍的制服，望之令人生愛。鄧差某甲身穿綠色制服。

佈景：平房三間非常的雅潔。正中放一張寫字檯，上面報章雜陳，筆墨橫列。表示出主人的忙迫。兩邊配置兩把破藤椅子。緊靠牆根擺一個小巧的書架，陳列着許多中西書籍。在房的一角放着一個小茶几，上面擺放一套茶具。屋的一頭便是臥榻，上面折疊着幾層僕素的



3 2169 7584 1

被褥。

開幕時李高手拿着自來水鋼筆，在籐椅上斜坐，搔首深思。王氏在茶几的旁邊，爲李高斟茶。嬌兒在榻上仰面酣睡。

（端茶給李高放在桌上，以右手輕推李高的膀肩道）你喝一點茶吧！這幾天的氣色爲什麼越發淒慘了？總是彷彿憂愁的樣子，實在不忍的對臉看你！

（支唔糊道）是，是……

你到底聽清我說的什麼沒有？

（遞報給王氏）你不是要看報嗎？

哎嚨！真鬧笑話，誰要看報哩？我讓你喝茶！

（苦笑伸手向王氏道）哈哈。喔，讓你我喝茶，我喝我喝。請你給我倒一杯。

王氏

李高

王氏

李高

王氏

李高

王氏

哎，你這個人那不是在桌上放着嗎？

李高

（一回手把茶杯擡落地上）你瞧！你爲什麼不先告我說一聲呢？你

瞧撒了一桌子茶！

王氏

（用沾布擦桌子）我不但告你說喝茶，而且我還說了好些別的話哩

！鬧了半天你一點也沒有聽着！

李高

笑話。

王氏

誰說不是笑話！你整天的思想些什麼？也不知道你整天的憂愁些什麼？

李高

咳！頭緒太亂，無法說出。

王氏

你看，那些學生們，窮的也有，富的也有，都很喜歡。你看，那些商店的夥計們，每月掙不了幾塊錢，人家也都很快樂。你看，那些農人們，終日裏吃苦，人家也很喜歡。我們的生活雖然比不上那些

李高

官僚政客們，比不上那些資本家大地主們，到底比那些學生們農人們商人們強得多哪！你啊你！爲什麼不往寬處着想，偏偏的要攢牛擊角哩？俗話說：『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你不知道嗎？你的身體越來越壞了！

（點頭）你說的倒也有理；不過我這一棵多愁多感的心，總不樣我那樣開通，總不讓我那樣遠觀。俗話說：『多一分知識，多一分愁苦。多知多愁，不知不愁』一些兒不差。

這幾天你到底思想什麼哩？

李高

咳！我想……

王氏

你到底想什麼？

李高

我想人生實在無味。活一天豈不是死一天呢？活一天豈不是離墳頭近一天呢？現在我們已竟活了半世了，過的全是些什麼生活？除了

王氏

悲哀就是痛苦。快樂的時間能有幾何？受苦也罷難過也罷，如果有些成功，還算有些代價；如今呢潦倒半生一無所成，真是讓我越思想越難過啊！

你說的固然有理；不過我們應該往寬處着想，應該積極的努力，你徒然空空的發愁，有什麼益處？這一個題目也值的想這幾天？

李高

我又想「世事無常，榮辱無定。」去年的今天，新升爲外交次長，夠多麼榮耀？親戚夠多麼捧敬？曾幾何時，而那些榮耀都煙雲般的飄散了。現在夠多麼淒涼？現在夠多麼難過？

王氏

「世事無常，榮辱無定，」你現在才知道？怎麼知道明年的今天，不比去年更好呢？去年升爲外交次長，明年也許升爲外交總長啊！再以說什麼叫榮？什麼叫辱？標準也沒一定。若按中國的舊思想。「念書就是爲的坐官，坐官就是爲的發財。」那當然去年爲榮，今年

李高

爲辱了。但按現在的思潮，當教員乃是一個清白的職業，爲國家造就人才，關係也非小可。有多少人求之還不得呢？你努力做些有益世風社會的著作，也是非常榮耀，何必專專的以坐官爲榮呢。你的說法我非常佩服，不過還有些別的原因哩！我覺得自從入了中學一直的到大學畢業，那一段的生活太苦楚了。受經濟的壓迫，還得努力求學，同時家庭裏還有許多紛爭，同族裏還有許多麻煩！那種顛連煩惱的生活足足的過了十年，如今所得的結果不過如此！使我多麼傷心？使我多麼寒心？

王氏

李高

人的生活總是往前過，你爲什麼開倒車？（笑）
怎麼說是開倒車？

不往前想，光找後賬，總想以先的事，豈不是開倒車？你仔細想想。

李高

郵差

李高

王氏

李高

王氏

高李

我還有問題哩……

(打門) 信，信。

(接信) 哈哈，外祖母的信。(回到屋內拆視。)

(扒着李高的肩問道。) 裏面說的什麼？

舊。未曾說了，新愁又來了！這便如何是好？

外祖母身體欠安嗎？家中有什麼特別事嗎？

外祖母自幼扶養着我，看我比任何人都親。現在因為謀生的關係，不能在家親自奉養，我心裏覺得非常的討愧。她老人家今年已竟八十二歲了，這種風燭的年頭，實在讓人心怕。她來信說：很想念我。盼我最短期間回一趟家，和我見一個末次的面。你說，回家吧，不能謀生，不能奔前程。將來非常的危險，我們倒是小節，反正已竟沒出息了：你看嬌兒（指向楊上）又伶俐又活潑，我們那能不給

王氏

李高

王氏

嬌兒

王氏

李高

他機會上進呢？不回家吧，外祖母萬一有個不測，豈不是遺憾終身嗎？（搔首）我心裏實在難過！

提到外祖母，我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憂愁恐懼！（垂頭）

我真苦啊！憂愁我的前途，憂愁嬌兒的前途；回想已往的愁苦，回想已往的煩悶。我的外祖母在我的心中掛着；我的父母在我的心中掛着；我的嬌兒在我的中心掛着；你（指妻王氏）也在我的心中掛着。我的心實在累得受不了啊！

（往榻上瞧）嬌兒醒了。

媽，媽！我吃花生！

那有一醒就吃的？

給他兩個怕什麼呢？

幕。忽然下。

可憐的丘八

時間：某年的冬天。

地點：河北省某縣張村

人物：白髮老嫗（張義之母）。禿頭老翁（張義之父）。青年張義。張義之妻劉氏。張義之子張恩華（十一二歲的童子）。劣紳王巧。王巧之妻。棍徒王七李二胡雲三人。惡族長張福祿。修德君子張慕真。暴軍官馮大元。店夥劉二禿子。護兵甲乙丙三人。學生三五人。浪蕩少年六七人。老年三五人。步兵一隊。

第一幕 人亡家敗，族長欺壓。挽圈弄套，勾棍霸產。

佈景：鄉村的茅屋三間，將要坍塌的樣子。張義之父病臥榻上，呻吟不已。張義之母，張義之妻及張義之子圍坐嘆息垂淚。景况煞是悲慘。

老母

少婦

童子

老母

老母

少年

我看你父親的病，已竟無法可救了！哎！他眼睛往上看，臉皮又發青，而且氣也喘不勻了！（說罷背着兒媳等揮淚）

眼往上看，險皮發青，也未必不好吧！（說罷背母啜泣）

爺爺也不說話，你們又都哭起來了，我也哭啊！（說罷大哭）

（抽抽噎噎的說）天已這般時候，張義這孩子請大夫爲什麼還回來啊？咳……咳你父親都快死啦！

（少年張義慌張自外歸來，一言不發抱腮大哭）

大夫來了嗎？在家嗎？什麼時候來？（很急迫的問）

咳！在家倒是在家，門房裏的傳達對我說，沒有十塊錢的贐見禮，大夫有話說，概不接見。後來我給門房的傳達跪了有半個多鐘頭，央求他代爲傳達！末了他對我說：『你就是把腿跪折了，也沒有法子，反正沒有十塊錢我不敢給你傳票。這與我的飯盆子很有關係。』

少婦

『後來我看實在沒有希望，實在沒有法子，我這才回來了！（哭）咳，咳，父親怎麼樣了？』

咱母親說沒有希望啦！你看父親臉上的顏色越法不好了！你聽聽父親的呼吸夠多麼不均匀！（老母少婦少年童子等正在互相瞻視，老翁忽然挺身而亡，於是四人號啕大哭）

老母

張義我兒你光哭有什麼用處？我兒張義你不要光哭！趕快請你二大爺張福祿去，好來辦理喪事。去的晚了他怪下你來，那可了不得！你父親沒死的時候，他不是常說嗎！你父親死了要把你制一個樣兒臨臨。現在你還瞎哭哩！趕快的去請族長吧！（把張義推出去）

（少年勉強止哭，跟踉走去。走到門外正撞見張福祿）

張福祿

你小子爲什麼這樣的流淚？我真是運氣不好，剛剛出門就遇見夜貓子，真背幸真背幸。你小子有什麼事？快說！

少年

我父親剛才死啦！特來請二大爺去幫忙辦理喪事！

張福祿

你小子不孝順，沒聽見你父親得病，也沒聽見你請大夫，你父親沒動沒聲的居然間死啦！你小子能的很，還用的着我帮忙？（冷諷的態度）去倒是去，我也得去啊！帮忙倒是帮忙，我也得帮啊！你小子趕快的走，我還有許多要緊的事哩！

少年

（跪下央求）二大爺，你不看活人看死人，你不看兒孫看我的老母親，你千萬去幫我的忙！

張福祿

（轉怒道）你母親你媽那個老東西更壞，憑你說些好話，我倒有點意思去，一提你母親更把我氣壞啦！不去不去……趕快的給我走開！

少年

二大爺你別管看誰千萬的去，你要真不去，我就撞死這兒了！（作要撞的樣子）

張福祿

(以手拉住張義)你瞧你這個沒出息！你是來尋死哩？還是找你二大爺辦事呢？你小子真混！我去看看你媽那個老東西怎樣？

(張福祿同張義走到靈前，老婦及稚子慌張來接)

死喪在地的，還有心講這些個俗禮，又是接我又是迎我

？！現在的事兒真是稀罕！

老母

二哥你三第死啦，請你帮忙去買棺材，辦理喪事，出殯！

少婦

二大爺多帮忙一些吧！多招顯一些吧！

張福祿

帮忙就帮忙得啦！招顯就招顯得啦！些虛些的怎麼講呢？……我辦

不了這事，還是你們自己點兌吧！

老母

沒有二哥那能夠辦事！你總得多帮忙！

少婦

沒有你老人家那能辦事哩！

少年

你千萬帮我的忙二大爺！

張福祿

少年

張福祿

少年

張福祿

老母

帮忙？談何容易！常言說的好，幫人幫不了錢；沒有錢那能辦事！你現在還有多少地？你打算賣哩？還是打算當呢？是打算着指地使錢呢？當地，當不了多少錢！使錢吧，沒有人放賬。賣地吧，這個年頭誰買地呢？……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無非我留下罷了！有這種本家，有什麼法子？（假裝着發愁的樣子）

我還有六畝來的地，把它當出去不行嗎？

（氣忿道）這個年頭兒，誰要當契地？

那末指地使錢不成嗎？

（高聲喝道）誰放給你錢？那有放賬的！你瞧你小子這些零碎！我叫你自己辦吧，你說非我不成，現在你又和我搗起鬼來了！得啦，我走我的，你辦你的，你看如何？

賣就賣，由你二大爺看着辦吧！怎麼辦，怎麼好！張義混東西不要

王七

多嘴！

（正在此時，棍徒王七李二胡雲三人忽然來到）

張義你父親欠我大洋六十元，父債子還你赶快的還我！如要不還清，想出殯實比登天還難！你二大爺張福祿知道這一件事，現在你問他是真是假？

張福祿

是真，是真。

李二

你父親欠我大洋一百元，這事你二大爺張福祿知道的很清楚。你若不還清，非和你小子較量較量不可！

張福祿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屈着我的良心說不知道。

胡雲

你父親欠我大洋四十元整，張福祿的証人。

張福祿

（向張義）咱們家人窮志不窮，父債子還責無旁貸，頂好商量着怎麼快還人家的賬，萬不可不承認，和人家要賴不說理！

少年

張福祿

我父親活着的時候，爲什麼一點也沒有說呢？

（氣道）你父親沒有說的事多啦！難道都是假的嗎？你父親他對你說他要死嗎？爲什麼他死了呢？沒出息的東西，越長越沒用，越長越混！

老母

二哥你怎麼辦怎麼好吧！

張福祿

依我說你這六畝地，每畝頂多賣四十塊錢，一共可以賣二百四十元錢。二百元還他們三位的債，下餘的四十元出殯。如果出殯錢項不夠，差個十元八元我全担起來我墊上。誰讓我有這種本家哩！（向棍徒道）你們向我要錢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早說不早說完啦！

王二
李七
胡雲

（母子媳孫四人痛哭，棍徒三人冷笑而去，族長張福祿假哭）
幕徐徐下。

第二幕

當差糊口，備嘗虐待；主人誣陷，黑冤冲天。

佈景：一所闊綽的客廳，劣紳王巧在內斜坐，呈現一種驕傲的狀態。差人

張義在屋角垂手站立，又悽慘又恐懼，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好似神經錯亂的樣子。

王巧

（拍案怒道）老爺醒了這半天你才來，你是幹什麼吃的？吃老爺的飯，拿老爺的工錢，來了這些日子什麼也不會幹。我問你，你是幹什麼吃的？

張義

我……我方纔來了一次，老爺正睡覺哩，我不敢驚動你老人家！

王巧

我未曾深深的說你，你反倒把我給損了一頓，你剛才來了爲什麼我不知道？混張東西竟敢如此的狡辯！以後不許你這樣胡說！不願意聽話，你就給我滾球的，我這裡不養活閒人。……你在那裡做什麼哩？你不知道我要喝茶嗎？

張義

王巧

是是……。（一隻手將茶杯遞給王巧）
用一隻手遞茶杯，一點禮貌恭敬的樣子也沒有，真正豈有此理！你真能氣死活人！無怪乎你是一個窮小子，你看你這個窮毛鬼胎的樣子！你知不知道我要看報嗎？瞪着一對大眼睛，什麼也不見，有眼無珠的東西！

張義

王巧

是是……。（將報恭恭敬敬的捧給王巧）
做事一點乾脆勁沒有，一點敏捷勁沒有，遞報就是遞報吧，你瞧你這份拘束！你瞧你那兩隻手那個醜態，真討厭。（張義用衣襟擦手）怨不的你那衣襟髒的那麼厲害，那有用衣襟擦手的！真特別，真奇怪！（看報一忽，抬頭道）你不知道我要吸煙嗎？
是是……。（急速尋找洋火和紙煙。）

王巧

你比牛還笨哩，那不是嗎？（指向茶几）

張義

(張義將煙棒給王巧，把洋火放在王巧手前，轉身而退)

王巧

你太不懂禮，遞了東西不許轉身而退，讓老爺看你的脊梁骨，往後倒着走。你過來學一學！

張義

是是。(學習倒退)

王巧

你知不道給我點火嗎？這煙不點就能吸嗎？一點腦筋也沒有，一點思想也沒有！

(張義爲王巧點火，面帶懼色。王巧的太太笑嘻嘻的走來與王巧並坐。)

王巧

(向着張義) 走你的。(張義退走) 這個小子真混，什麼全不曉的，今天可把我氣壞啦！

王太太

他是一個粗人，懂的什麼！好哩，就用他。不好哩，就讓他走他的。何必氣的那鬍子翹大高呢？氣的好啊呆的，那還了得！……昨天

王巧

張義

王巧

張義

王太太

張義

王巧

我放在這一個戒指，找了好幾次也沒有找到。莫非那小子拿了不成

！

我看這小子今天神氣有些不對，一定是他拿啦！把他叫回來，我盤問盤問他。（惡聲囑道）張義！

（急忙跑回來）老爺有什麼事？

太太那隻戒指你拿到那里去了？快給我拿出來！

我不知道，我並未見着！（恐懼萬端）

拿了就快快的承認，惹惱了你老爺，他把你送到縣衙門裏去，那時你後悔也就晚了。打你個半死的樣子，你也是得承認。差人王六現在還在大獄裡受罪哩。你要小心一些吧！

我真沒有拿，我真沒有拿啊！（抽噎而哭）

告訴你，限你明天給我把戒子拿來！如明天拿不了來，你想活着萬

張義

不能！先去吧！

（落淚而去）

幕徐徐下。

第三幕

黑夜歸家，別母棄妻，茫無投奔，徑向東竄。

佈景：

張義的窮家狀況，其母其妻其子均在酣寢，張義自外悄悄的歸來，很急迫的打門，經過很長的時間，其妻方才驚醒爲他開門，張義進來，其妻隨手又把門關上。

少婦

黑更半夜，又刮風又下雪，冷的這樣利害，不在王家好好的休息，你回來幹什麼呢？

張義

你小點的聲說話，你不知道，現在我特來和你們告別哩！你趕快的叫醒咱母親見一面，不然再見面還不知道在那一年那一月哩！

少婦

有什麼事發生？爲什麼如此的慌張，如此的驚怕？你既不做愧心事

張義

，那怕他半夜鬼叫門！你到底是爲什麼呢？

你赶快的叫醒咱母親去！

老母

（被他們說話的聲音震動而驚醒）張義你爲什麼半夜裏回家？侍候人那有半夜裏回家的，萬一被主人知道了，你的飯盤就算完了，以後不要這樣！

張義

母親你不知道，我特來和你們告別哩！今天晚上我必須向外逃走，如果不逃走我的性命恐怕就沒有了！

老母

（很驚訝的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少婦

你快說！你快說說！

張義

主人對我非常的虐待……

老母

給人作事那能自由！總得多忍耐！

張義

虐待倒是小節，昨天王太太忽然說把一隻金戒指丟了，老爺氣沖沖

老母
張義

的硬賴是我偷的！限我明天給他交回，不然就把我送到衙門裏去！前些日子他不是把王六送到衙門嗎？我沒有偷他們的，怎能給他們無中生有呢？沒有就得下獄，所以非跑不可！你真沒偷人家的？

母親，我雖然沒有什麼本事去掙錢，也不能夠辦那種缺德的事。：：：到在衙門裏有的是刑法，那怕你不落一個屈打成招，世間那有公理，有錢的有理，窮小子什麼時候也沒有理，所以我想非跑非逃不可！你們趕快的給我拾掇，我馬上就動身！

（哭道）好苦呀！好苦啊！

（驚醒）爸爸！爸爸！你給我買個燒餅！

不要胡嚷！

母親你哭也無用，你們快給我拿點盤川錢吧！

老母
童子
少婦
張義

老母

我這裏祇有三吊銅子！（向兒婦）你有沒有？

少婦

我有兩吊錢！

老母

給你這錢！（張義接過）

少婦

給你這錢！（張義接過）

老母

（向少婦）你趕快的給他拾掇點行李！

少婦

是！（拾掇一個小行李）

張義

快一點拾掇！

老母

我兒到了遠方千萬來信，在外邊千萬自己小心！千萬自己小心自己

！（嗚嗚然而哭）

少婦

給你這行李！（張接過）你到外邊處處要小心，我們不知道那一天

要餓死哩！

張義

（哭道）我到外邊當然要處處的小心，你們不必結計！你在家裏要

老母

時時孝敬母親，要好好的看待着恩華！母親啊，你自己要結計自己不必掛念我，我在外邊有了錢，一定給你們捎回來！我得趕快走走，天快明了！（向外走去，屢屢回顧。）

（哭道）你你回來。

張義

（回來）什麼？

老母

（哭道）我真捨不了你！

張義

（哭道）我得快的走呀！（走去）

（老母少婦齊哭，童子恩華呼爸爸。）

幕徐徐下。

第四幕

東省漂泊，流爲乞丐；飢寒交迫，無奈從軍。

佈景：荒涼的道上，冷風嗖嗖作響，有一座起火小店，孤然的站在路旁，

店主劉二禿子在門口踱來踱去直個吸煙，看來彷彿生意蕭條發愁的

樣子。張義雙手抱肩，背着小行李，凍的混身亂顫，從右面走來。

劉二禿子（急囑道）有住店的來住店，房子乾淨新鮮，吃東西很偏益斤米斤麵，不詭人不詭人準斤十六兩還少要錢！好便益的店啊！

張義（走來）這是店麼？

劉二禿子是是……請進請進！（二人進店，劉二禿子一面擦桌子，一面問道）你吃什麼東西？天已竟不早了，還能不餓嗎？

張義你這都是有什麼吃的？

劉二禿子斤米斤麵沒有什麼好吃的！小土店兒！

張義給我來半斤切麵得啦！

劉二禿子恐怕不夠吧！

張義可以可以。

劉二禿子我去做去！（走去做飯）

張義

(站在桌前愁眉不展，搖頭徘徊)

劉二禿子

(端着一大盤切麵進來放在張義面前) 請用飯!

張義

你吃一點啦! 你吃一點吧!

劉二禿子

不客氣，不客氣! (站在一旁)

張義

(狼吞虎嚥)

劉二禿子

(看着張義發笑自言自語道) 真能吃! 真餓了! (看着張義吃完了)
。) 先生還用什麼飯? 夠不夠? 好壞請原諒!

張義

足矣，足矣! 一共多少錢?

劉二禿子

天已竟黃昏了，北風刮的又這麼厲害，今天晚上在這住下得啦，有錢，給點店錢; 沒錢，不給也未嘗不可! 明天早晨一齊算吧!

張義

毫櫃的既然這樣的和氣，那麼我就在這住下!

劉二禿子

(拾掇了箸盤，往外走去。) 先生明天再見，你走路走的累了，頂

張義

好早些兒休息！還缺什麼東西？言一聲。
給我拿一盞燈來！

劉二禿子

（端燈來）給你放在這了！（走去）

張義

好！（在屋內盤旋了幾周，吸噓了幾口氣，躺在床上一輾轉反側總也睡不着自言自語道）我有什麼罪惡？我有什麼罪惡？蒼天哪！蒼天哪！爲何這樣的對我呢？我因爲受富豪王巧的誣捏陷害，撇下我的老母那麼高的年紀，撇下我的妻子那麼可憐！現在一人來到奉天，四下裡漂泊，兜裏沒有錢，又沒有親戚可投奔，明天怎麼辦？……死了吧！老母怎樣？咳，咳，人活一生到底爲的什麼？好苦呀！（嘆息入夢。鷄唱頭便。鷄唱二便。鷄唱三便。犬吠聲。日上三竿。店主叩門。）

劉二禿子

開門，開門，起來，起來，出太陽半天了！

張義

(驚醒起床開門)多謝店主叫醒，不然還不知道睡到什麼時候哩！

劉二禿子

房錢飯錢共合八毛現大洋。

張義

(驚恐狀)這便如何是好？我只有兩吊錢！

劉二禿子

(驚道)常言說的好，住店給店錢，吃飯給飯錢，現在店你也住啦，飯你也吃啦，假裝沒有錢，沒有錢可不行，沒錢扒皮！

張義

(嘆道)你不是說有錢就給沒有錢也不要緊嗎？

劉二禿子

咱們一不沾親，二不帶故。我知道你是什麼地方的一個野小子？憑什麼不要錢？世界上那有那樣偏益的事！不給錢扒皮！(作要扒衣狀)

張義

你別發橫啦！我給你這個棉襖還不行嗎？(將外面棉襖脫給劉二禿子)人面獸心，不有好心何必說好話？昨天晚上說了一片的人話，今天早晨居然做出這種狗行爲！

劉二禿子

放屁，你給我滾出去！

張義

（被劉二禿子推出，在街上徘徊行乞，又是一番的凍餒情況）好餓的慌！……………

閻少年
乙甲

（搖搖擺擺而來）今天冷的到很痛快！

張義

給個銅子吧！救命啊！

閻少年
乙甲

真討厭，滾一邊去，一點衛生不講的髒東西！

老年
乙甲

（從一邊走來）天氣真冷！

張義

給個銅子吧！我又冷又餓啊！

老年甲

給你個銅子！（由兜內拿個銅子扔在地上）

學生
乙甲

（走來）快走咱們念英文去！

張義

可憐我吧！

學生
乙甲

（跑去）我們那有錢！

兵
乙甲

(手持招兵小旗走來)你一個廿多歲的小夥子，跟我們當兵得啦！又能吃飽飯，又能穿棉衣，還能夠發橫，夠多麼好！

張義

咳，當兵就當兵，反正是死！

兵
乙甲

走吧，好弟兄！

張義

母親呀，我當兵了！

幕。忽。然。下。

第五幕

流彈擊死老母，少婦稚子痛哭；張義回家探親，見狀不禁斷腸；無良軍官乍至，強迫棄尸拋妻；哀哉淒哉可憐的母子。

佈景：依然張義的茅屋，在台的一角佈着。開幕時張義之妻與張義之母促膝談些淒涼的家常。張義的稚子在他母親及他奶奶的面前，不斷的嚷我餓的慌。

少婦

你的兒他一去二年多的工夫，也不顧家，也不往家裏寄錢。今天瓦

稚子

少婦

老母

少婦

老母

稚子

少婦

罐裏又沒有米啦！屋子裏也沒有柴火啦！外邊的冷風越刮越冷，雪片越飛也越厲害。這可怎麼辦？

奶奶，媽，我好餓的慌！

別嚷啦，再嚷非打你不可；

（悽聲道）咳！這可怎麼好？又沒米又沒柴！

你說怎麼辦哪？

咳，「餓」就是我們窮人的仇敵！有心往你二大媽家裡去借點米去；我又一想今天吃了，明天還是沒有法子。再一說上次和人家借東西時候，人家那種藐視的態度和那種譏諷的言語，我想起來現在還難受哩！即便硬着頭皮去了，人家也許不借給啊！

奶奶，我好餓啊！

還是借一點去！先讓你小孫子吃點！

老母

私子

少婦

老母

老母

少婦

稚子

軍官

張義這孩子，你一去二三年，分文不給我們捎來，你要餓死我們嗎？

奶奶，我好餓啊！

你埋怨你兒子也是無用，你老人家快去吧！

天氣這樣的冷又下着雪，還得去借米去！咳！（顛頭拐拐的往外走。台內的槍聲大作。）

（驚聽狀）少不得又開戰了！（哎喲，撲咚被流彈打死，躺在地上。）

（全小孩出門一看便哭起來了。）母親呀，苦命的母親啊！……

（痛哭）奶奶呀，……

（一隊兵凱歌而來）

立正。（兵立正）稍息。（兵稍息）散開。（兵散開）

張義

（走到軍官面前先立正敬禮道）報告，這是我的村莊，我離開家已有二年多的工夫，我想到家裏去瞧瞧！

軍官

你看你這些麻煩，當兵就是官人，還有什麼家之可言？

張義

我母親已竟七十八歲了，我打算到家裏去瞧瞧。

軍官

古人說：『老而不死是爲賊，六十不死活埋。』你看那賊而應該埋的人幹什麼？沒出息，去吧，快去快來。過半點鐘就以軍法是問。

去吧！

（軍官全兵們歸入後台。張義走入後台又走出來，作高興的樣子。

）

張義

（直走直說）我母親也許很健壯吧！我的小孩不知道多麼高啦？（踏入家門，見母親慘狀遂與妻子一同痛哭）

軍官

（全着三個獲兵由後台出來）張義真可惡，對他說半點鐘回來，現

獲兵甲

在已竟半點多了，爲什麼還不回來？可恨的東西！
他也許跑啦！

獲兵乙

我們找一找他吧！（各處尋找）

軍官

（瞥見張義掄鞭就打）過了半點鐘爲什麼還不去？

張義

（立正敬禮）報告，這是我的母親我打算葬埋了她！（少婦小孩跪下哀求）

軍官

（置之不理。）什麼母親不母親，不懂的這些個零碎！給我走！（又是鞭打）不走就槍決你！（張義被獲兵推走，祇留小孩同少婦慟哭）

少婦

（哭）我那苦命的娘啊！……

稚子

（哭）我的奶奶啊！……

張慕真

（聞哭聲走來）這位老太太怎麼啦？

少婦

(止哭爲張慕真陳述始末)

張慕真

得啦！我給你想法出殯，你（向少婦）可以到家去幫忙，小孩我也可以送他上學校。

少婦

(叩謝) 謝謝老先生！

張慕真

不必謝，不必謝，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少婦

你貴姓啊？

張慕真

我姓張！

慕。忽。然。下。

自恨

人物：孫平——年約四十歲的一位男子，口齒靈便，狡猾缺德。

孫老太太——孫平之母。

孫太太——孫平之妻，年約四十來歲，道德高尚，因孫平的缺德終

日憂愁。

孫桂娥——孫平之女，年約十七八歲，嫵媚風流，終日招蜂引蝶。

孫慕德——孫平之子，一位二十餘歲的少年，走街竄巷，無所不爲。

魯公——年約五十來歲的一位男子，渾厚純樸，落善好施。

魯太太——魯公之妻，年約四十餘歲，性善好佛，堪稱賢妻良母。

魯秀英——魯公之女，年方二八，頗有姿色，針黹才學均有可稱。

劉扶民——一位四十來歲的中醫，亦和氣亦忠厚。

胡利生——一位四十多歲的流氓，以販賣人口爲生。

許生——孫平之友，鄉間之老實人也。

王虛——二十來歲的一位惡少。

村長一名。班頭二名。汽車夫一名。

第一幕

孫平。母。死。魯公解囊。

佈景：

孫平的草房三間，當中橫置一個靈床，孫平之母僵臥其上。開

幕時孫平的全家在前面站立對泣發愁。

孫太太

（拍手頓足道）老太太你死了！我們分文皆無，對於你的後事怎麼辦呢？

孫平

（哭道）媽呀！你死了，我們手裏一文錢也沒有怎麼辦啊？媽呀！家裏四五十口人晚飯都沒着落，怎麼辦啊？（低首撫頭而泣）

孫太太

（望着孫平）你想想，你仔細想想，我們先向誰家借點一錢，總是想法子出殯，埋葬母親。到了這磨扇壓手，萬般無奈的時候，還能夠嫌人家利錢大麼？

孫平

（怒道）別人着急的知不道怎麼好，你這個糊塗東西還七言八語的多說話！這種年頭錢項緊的了不得，你房沒有一間，地沒有一隴，誰有錢放給你呀？你別說夢話啦！真混，真混！

孫慕德

你們真沒有思想；咱們住的這房子，不是咱們的嗎？賣了它不行嗎？

孫太太

傻孩子，這房子名義上是我們的，其實我們已竟指着它借了三次的錢，那次都有一百多元，這房已竟有了雙料的籠頭，將來債主們少不得因此把你父親告到當官，你父親總因為這事憂愁，你還不知道呢？

孫桂娥

(向孫慕德) 快不要多嘴啦！這事不早就提過嗎？

孫慕德

(怒道) 只是你好！只是你知道！你好我不好！你知道我不知道！將來過日子你當家！

孫平

(向慕德怒道) 你媽混，你比你媽更混，你們是真混，你們直然是一群糊塗虫啊！因為這房子的債主，終夜也合不住眼，合住眼了也睡不着覺，即便睡着了也不做好夢，不是被人抓住，就是爬大山坡你這混蛋還不知道哩！這種東西，你十八九歲啦，怎麼長的？

孫慕德

怎麼長的你還不知道？吃糠窩窩頭，喝稀粥長大的。我不知道下什麼罪？偏偏生在你家！自己沒有本事，瞎向着老婆孩子們起火發性。那算什麼本事？

孫平

(拿起旁邊的木棒，作要打慕德的形狀)：你小子竟敢說這種無倫理的話！非打死你不可！(孫太太拉住) 你走開，我非打死他不可！

孫慕德

死了比活着還好哩！活着也無非多吃幾年的窩窩頭，有什麼意思？

（聲音轉高）你打，給你打！

孫桂娥

（嚷道）我們家裏打架哩，鄰舍們快來勸勸吧！

孫太太

死喪在地，你們就致氣打架，外人來了，豈不讓人笑煞！

魯公

（自外來）怎麼啦？別打架！（拉住孫平）對自己的孩子何必這樣生氣。（瞥見僵尸作驚問狀）這是怎麼啦？

孫平

（哭道）老太太死了！老太太死了！

魯公

老太太既然死了，就應該想法子埋葬，為什麼還打架鬧氣呢？咳！

豈有此理？

孫太太

皆因老太太死了，家裏半文錢也沒有，晚飯都沒有着落，所以這才着窮急生起鬧氣來了！一文錢也沒有，怎麼辨理喪事？

魯公

你們為什麼不先債借點錢呢？

孫平

(哭道)你老想，我房沒有一間，地沒有一畝，誰借給我錢啊？

魯公

(慨然道)既然如此，我可以送給你幾十元出殯，送給你二斗小米先吃飯。不必發愁，不必發愁。說辦咱們立刻就辦！說辦咱們馬上

就辦！我回去給你拿去！（作要走狀）

孫平

我跟你拿去！

魯公

(慨然道)「孝子不離寸地，」你不能去！

平孫

(磕頭道)謝謝你老，謝謝你老！

魯公

担不起，担不起！（拉孫平起立）

孫平

你的恩情我終身報不完，你應許我當你的僕役我才起來！

魯公

起來，起來。

幕下。

第二幕

魯公得病，孫平毒害。

佈景。魯公的瓦房三間，清潔整齊。左端放着一張籐床，上面鋪陳着枕頭

被褥。左端放着一個茶几，上面放着一套茶具。正當間放着一張紅漆八仙桌子，兩邊放着兩把太師官椅。八仙桌上，中放衣鏡，兩邊配置花瓶。壁上掛一付中堂對聯，畫的福祿壽三星，寫的桃園仙句。開幕時魯公在太師椅上斜坐，沒精打睬，呻吟不已。魯太太在對面的太師椅上坐着觀望，魯秀英在一旁站着，現出十分恐懼的樣子。

魯太太

你怎麼樣了？你覺着怎麼樣不舒服？

魯公

自從那一天到了野外走了一個圈子，大概走了有五六里路，因為上了年紀未免覺得疲累一些，身上出了不少的虛汗。到現在總覺着不舒服，不願吃東西，晚上也睡不着覺。

魯秀英

爸爸不能吃東西，心裏一定發空；心裏發空晚上當然不能睡着覺，

魯公

吃東西和睡眠的確有聯帶的關係啊！
（點頭）姑娘說的倒也有理！

魯太太

總是請位大夫瞧瞧才好！有病光呆着也好不了！

魯秀英

當然應該請位大夫瞧瞧！

魯太太

那末把孫平招呼了來，叫他去請位大夫。他說話還周到一些，不至於得罪了大夫，不至於冒犯了大夫。

魯秀英

（高呼）孫大叔，孫大叔，快來！

孫平

（由後面跑來）什麼事？

魯太太

你看你大哥，（向魯公）前兩天到野外繞了一個圈子，現在身上總不好受。你看他夠多麼沒有精神！

孫平

這兩天看着魯大哥總不高興，我以為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故，原來有了病。既有了病，為什麼不請大夫瞧瞧？有病可不是兒戲，我趕快

請位大夫去！（作外走形狀）

魯公

你去請那位大夫？

孫平

我去請劉扶民先生！你平常不是常說他讀的醫書又多，又有實際的經驗嗎？

魯公

是啊！他對於醫學實在很有研究！

孫平

還有一節，他沒有什麼癖氣，也沒有什麼架子！

魯公

他是我的好朋友，來了一定好好的給我看！

孫平

那末我就去！（走去）

魯秀英

爸爸要平心靜氣的養病，不必掛念咱們的家務；家務有孫大叔替咱們招管。你看孫大叔在咱家裏七八個月的工夫，辦事多麼殷勤。說話多麼誠實！

魯公

你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向來不會出過大門；你母親雖說有了年紀，

魯太太

對於用人也沒有澈底的認識，總是以爲社會上全是好人。你孫大叔他是一個假冒爲善的人，他是一個狡猾奸壞的人，若不趕快的僱旁人管家，將來難免被他坑害了！

總是信不準旁人，總是疑猜旁人。孫平他決不是那種人；再一說我們花錢埋葬他母親，管他們全家的吃喝，他的心難道不是肉長的，是鐵心是石心！決不至於。

魯秀英

我想也不至於，他那能做那事！難道世上淨是黑心鬼，白眼狼？好好的養病吧！爸爸。

魯公

你們都是未曾進過大社會的人，那能知道這些是委曲彎轉的勾當！

孫平

（領劉大夫進來）劉先生來了！

劉扶民

怎麼樣了？大哥！

魯公

（站起）勞動老弟！

劉扶民

近人不說遠話，自己哥們，何必客氣！請坐大哥！

孫平

（進茶給劉大夫）請喝茶！（以後在台角站立總是打盹垂頭屢次幾

乎摔倒的樣子）

魯公

請坐老弟！

劉扶民

（就坐）大哥請坐！有病啦，爲什麼還這樣客氣？

魯秀英

劉大叔近來好啊？

劉扶民

平常，平常。

魯太太

老弟你的身體真比你大哥健壯的多！

劉扶民

這幾天的天氣太壞，忽然間冷啦，忽然間熱啦，冷熱不均，最容易

鬧病，特別是身體差一點的人和年歲大一點的人。

魯太太

說的是哩！像你大哥這樣的人，年紀高一些，身體又差一些，實在是擔當不了什麼風火！（向魯公）他一得病，我和秀英就害怕的了

劉扶民

不得！我們家裏人太少，太孤單，人家那人多的，有當裏的，有當外的，又有文又有武，夠多麼熱鬧！

大嫂子你不要害怕，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得病的？我給大哥診診脈，斟酌幾位藥材，三五天就可以復原。大嫂子不要害怕，我保管手到病除，我保管剪草除根！

魯太太

（拜）謝謝老弟！

魯秀英

（鞠躬）謝謝劉大叔！

劉扶民

不要客氣！我給大哥診以診脈

魯太太

孫平你拿兩本書來，好墊着診脈。

孫平

（驚跳發呆狀）啊！什麼？

魯太太

你爲什麼總困，總睡不醒？你拿兩本書給你大哥墊着診脈！

孫平

噢！（由一邊取兩本破書，放在魯公手下。）

魯公 給劉先生斟茶！

孫平 噯！

劉扶民 不喝，不喝。（爲魯公診脈）大哥吐吐舌頭。（魯公吐舌）好大的火（換手診脈）你的身體虛弱，有些兒感冒，不很要緊。開個藥方吃點藥就好啦！

魯太太 孫平，你拿一張紙，一管筆，一個墨盒來，好給你大哥開藥方。

孫平 噯！（把紙筆墨盒放在劉大夫面前）

劉扶民 （作繕寫狀）……好啦。叫人快快的買來，用三盅水熬，剩一盅喝了。三兩天就好啦！

魯太太 謝謝老弟！

魯公 孫平，你去買藥。快去快來，頂好往尙德堂藥舖去買，他的藥材還真一些。

孫平

(拿藥方)好，我快去(走去)

劉扶民

大嫂子請忙！我要告辭了。

魯公

呆一會吧！休息一會吧！

劉扶民

大哥要早些休息才好。

魯太太

我送老弟！(作要往外走狀)

劉扶民

不送，不送。(走去)

魯秀英

爸爸心裏想吃什麼？

魯公

什麼都不想吃！

魯太太

劉扶民對待我們真正不錯！

魯公

他對待誰都很好，咱們村裏老的少的都很愛見他。

魯秀英

那人實在謙恭，實在和氣。

孫平

(提藥包走來)買了藥了。

魯秀英

真不慢，真是快。

孫平

（往旁邊一站）緊事慢辦還行嗎？做事分不出個輕重緩急來還算什

麼人？

魯太太

孫平就手到院裏支上爐子把藥煎好得啦！放三盅水，熬的剩一盅，不要多了，也不要少了。

孫平

熬藥都是自己的人，那有外人熬藥的？萬一有個不小心，一失二錯的，外人誰担的起啊？別的工作多着哩，我去做別的工作去得啦！

（作外走狀）

魯太太

孫平，（孫平站住）你也不是外人，雖說我們兩姓各別，實在比一家還近哩！莫非你還能害你大哥不成麼？快去熬去罷！

魯秀英

孫大叔你也不是外人，你不必太多心。

孫平

我並不是推懶不去熬，我是怕你們多心多疑。現在你們既然很信靠

我，我就去熬去，爲小心起見咱們可以對對藥方有沒有差錯？姑娘你看着藥材，我念着藥方。

魯秀英
也好！

孫平
(讀藥方) 甘草三錢。

魯秀英
對。

孫平
生地二分。

魯秀英
對。

孫平
白芍。

魯秀英
對。

孫平
桔梗。

魯秀英
對。

孫平
全對不是？

魯秀英

全對。

孫平

那末我到院裏熬去。(走到台角，支上火爐，把藥放在沙壺裏，導上三盅水，點火熬藥。屢次回顧魯太太魯秀英，顯示要放毒藥的樣子。最後由衣兜裏取出一包毒藥放在藥內。)

魯太太

(向秀英)劉扶民臆病，非常的靈！

魯秀英

向來瞧一個好一個。

魯太太

(嘆道)藥好了沒有？

孫平

(慌道)什麼？

魯秀英

問你那藥好了沒有？

孫平

好啦！好啦！

魯太太

那麼把藥導在茶杯裏，快把他端來。

孫平

(把藥導在杯裏，很謹慎的樣子，給魯公端去放在桌上)放在桌上

自

恨

魯秀英

啦，涼涼讓大哥就快吃了。你們要小心看着這藥，若是有蝎子蝎虎撒上尿了，那吃了非常的危險，你們要小心！

這屋子裏那裏來的蝎子蝎虎呢？

孫平

這是什麼話？小心一點不好？

魯太太

是要小心一點。

孫平

你們看着魯大哥吃藥，我到村南地裏去瞧瞧去，看看那些短工們作工怎樣？

魯太太

你還不休息一忽？

孫平

休息還行？沒人看看，短工們不肯賣力氣。大哥吃了藥千萬讓他躺在床上休息休息。（走去）

魯公

（無精打採的道）我看孫平今天非常的不自然，滿臉的灰氣，彷彿作了什麼黑心的事，可疑的很！

魯太太

有病的人總好胡思亂想的，我們待孫平可以說是「一百二十分的好，他那能害咱們。

魯秀英

（用手摩杯）讓爸爸吃藥吧，這藥涼啦！

魯太太

（向魯公）你吃藥吧！

魯秀英

（遞給魯公）您吃吧！

魯公

（喝下）好苦，好苦！

魯太太

（遞嗽口水給魯公）嗽以嗽口就好啦！藥還有甜的嗎？苦藥是好藥，苦藥才能治病哩！

魯公

（嗽口）

魯太太

（接過嗽口盃）你躺在床上休息！忽，睡一小覺藥力行開了幾個鐘

頭就好啦！

魯公

噯，好！

魯太太

(向秀英) 你給你爸爸鋪以鋪被褥去！

魯秀英

噯，好！(爲父鋪陳被褥)

魯太太

你去休息吧！(扶魯公躺床上，與秀英床邊侍立。魯公在床上呻吟不已。)

魯秀英

這一定是病鬧的！

魯太太

這是藥和病開仗哩！

孫平

(自外歸來) 大哥吃藥了沒有？

魯太太

吃了之後，總是哼哼不止，莫非吃錯了藥？

孫平

你們是好好的看着藥啦？

魯太太

那能不好好看哩！

孫平

那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魯太太

誰知道的！

孫平

不是就從吃了這付藥嗎？

魯太太

一共就吃了這一付藥，還吃什麼藥啦？快別瞎說啦！

孫平

（望望魯公）你瞧眼珠都定啦！

魯秀英

快不要說喪話啦！

孫平

莫非劉扶民按心害魯大哥！

魯太太

快不要胡說，那人夠多麼和氣，多麼謙恭，多麼誠實！

孫平

那小子才壞哩！他是駟糞球外面光，劉扶民那小子才整個的缺德冒煙哩，真正的假冒爲善。如今的世界光看外面還行？！……我想起來啦，有一次他不是和魯大哥借錢，魯大哥因一時不便，沒借給他嗎？

魯太太

是有那麼一次。

孫平

從那次以後，他就和魯大哥挾嫌。總在背後指魯大哥，罵魯大哥。

魯太太

……
你看見過？

孫平

還不止一次哩！八成他是要藉機會禍害魯大哥！我去找他去，他來了之後，魯大哥如果不要緊就讓他開個藥方救救，如果不好就把他拘起來讓他償命。這一舉兩得，腳蹬兩隻船的辦法怎樣？

魯太太

也好，也好。

孫平

我馬上去，馬上就來。（出門）豈有此理？給人治病，那有害人的？

魯秀英

爸爸的病恐怕不好吧（啜泣）

魯太太

不要緊，你不要哭！

魯秀英

爸爸的氣色越發不好了！（啜泣）

魯太太

不要哭，不要哭！

魯秀英

爸爸的眼睛爲什麼不睜開呢？

魯太太

沒有精神睜眼，有病的人全是這樣。

孫平

（走來）巧極啦，才一出門就撞見劉先生啦！

劉扶民

大哥的病怎樣？

魯太太

越法不好了，哼哼不止，反來復去，不睜眼睛，不說話，這是怎麼

一回事？

劉扶民

奇怪的很，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摸頭尋思（摸頭尋思）

魯公

（挺身而死）哎嚨！

魯秀英

（嘆）爸爸死了（慟哭）

魯太太

（哭）我那人哪，……我們怎麼着過啊？……

孫平

（用手拉住劉扶民怒道）你怎麼給魯公治的病！吃了你的藥沒有兩個鐘頭，遽然死去，一定是你小子害的。你與魯公挾嫌，你與魯公

劉扶民 有仇，我一定給魯公報仇。
我爲什麼害他？豈有此理！

孫平 別充好人啦！綿紙糊燈籠，你心裡明。大嫂子你先別哭，你看着我，我去找村長去。（走去）

魯秀英 你太恨心，有點小隙，就值的把我父親害死？

劉扶民 天地良心，我那能做那種事？

魯太太 你太恨心啊！你大哥對待你不錯啊？

劉扶民 我做那事有什麼好處？

孫平 （帶領村長進來）你先把劉扶民看起來，他把魯公給害死啦！我們出了殯再和他打官司。

村長 （扭着劉扶民）走吧！走吧！（扭走）

魯太太 我那人哪……（大哭）

魯秀英

我的爸爸啊……（大哭）

孫平

（假哭）哈哈……大哥嘍！哈哈……大哥嘍！我們光哭有什麼用處？總得往寬處着想，你們別攢牛犢角，別哭啦，哭也沒用處。我們先辦事，有了工夫再哭，我的大嫂子。

魯太太

（啜泣道）這事你總得多幫忙。

孫平

依我看這事總得花一千五百元錢啊！你想這個年頭什麼全是貴的，一千五百元也是剛夠。你想我還能暗地裡扣你的錢嗎？

魯太太

你不要多心啦！以後全仗着你辦事哩！

孫平

大哥死了，你又沒有兒子，我一定盡心盡力的給你辦理一切，你就放心吧！……大嫂子你要小心，現在你們的同族的人們和外族的人們，有的明處裡想借你們的錢，有的暗地裡想偷你的錢。依我看頂好先把錢存在銀行裡，然後再出殯，免的他們借你的偷你的。你看

怎樣？

魯太太 你看着好，就好。

孫平 我看着好就好，到底你看着怎麼樣啊？

魯太太 我看着好。

孫平 那末我們說辦馬上就辦。

魯太太 好，你跟我去拿！（往後走）

魯秀英 （止哭）我也跟們你去拿去！（往後走）

孫平 存錢要緊！（往後走）

（稍頓二分鍾）

（拿着許多金銀鈔票出來）誰有了錢也不如自己有了錢好。誰是大爺啊？有錢就是大爺。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野草不肥。一年前的我是窮小子一枚啊，現在銀錢在手，我把他存在我的名下，這豈

不是大發財源嗎？這豈不是斗起來了嗎？魯太太那是一個優東西。

魯秀英那是一個小孩子。要玩他們娘倆，要他們娘倆，那不是如同反手掌一樣嗎？（反手）怕他們道知這一次是我毒害的，不得不把劉扶民那小子賠上。現在我要進行第二步工作，（頓足咬牙）給他來個剪草除根。什麼好心啦，修德啦，報應啦，良心啦，都是些騙人的話，欺人的話。沒有見過拿着禮物看好人的。沒有見過給好人送禮的。乾粹的說，現在你要沒有恨心，你就不是一個人。我去存款去啦！（往後走去）閉幕。

第三幕

母女遊天津，被孫平騙賣。

佈景：三間店房，裏面的陳設十分簡單。向門口擺一張舊方桌，上面的塵土積了足夠一錢多厚。兩邊擺兩把破圈椅，繩綑麻綁，一坐便吱吱的亂響。牆上掛一付古舊的中堂，字跡畫意一點也不清楚。房角安

胡利生

一架電話机。開幕時人販子胡利生在椅子上斜坐，左手托腮，右手拿着洋煙，垂頭沈思。

（看看手表）天已竟不早了，爲什麼孫平還不見來？莫非有人把這宗買賣給搶了去？實在奇怪！莫非孫平嫌錢太少故此不來？按現在的市面，娘倆賣三百元，也不是十分的賤哪！……官家查的這樣緊，這樣嚴；再沒有一點奇利，誰肯缺這份德冒這份危險啊？（離座徘徊）孫平你太糊塗了，你不想大爺我是幹什麼的！我自幼走南逛北，交了些光棍朋友，班房朋友，軍界朋友，綠林朋友，簡直的說這個朋友那個朋友無奇不有。賭囑，能說，賭膽，不怕死，不然那敢販賣人口呢？孫平，孫平，你把他們送來還算沒事，還算好朋友！如要變卦不來，非給你一手又毒又辣的嘗嘗不可！

孫平

（走來）胡大哥在家嗎？

胡利生

（抬頭狂笑）來了老弟，真讓哥哥等的心慌繚亂。

孫平

對不起的很，請大哥原諒！

胡利生

自己弟兄們說不到原諒不原諒，近人不說遠話。

孫平

今天早晨我挽圈弄套，撒謊胡謔把那東西才給說就了，所以來的晚一些。

胡利生

我想沒有特別原故，你決不至於失信食言。那末我們怎麼着搬運那兩個貨呢。

孫平

說句文明話，咱們哥倆要「分工合作」。關於運他們到這裡來，我當然要有相當的把握，合適的接插。至於怎麼往日本租界裡運，那頂好你多分神；一則你人熟地靈，二則你也明白那里的規矩。

胡利生

好！咱就分工合作。只要你能運了來，我就能把他們運到租界裡去。這不是向你誇海口，（伸大姆指）老哥哥是這一份的！你說是不

孫平

是？

（伸大姆指）是這一份的！你是這一份的我也是這一份的。你猜我怎麼套的瞎話撒的謊啊？

胡利生

怎麼說的？

孫平

你坐下我告你說！

胡利生

你也請坐！（二人就坐）

孫平

我說你是他丈夫魯公的好朋友。昨天聽魯大嫂和大姪女來到天津本打算躬身迎接你們。只因爲衙門的公事太忙不能脫身……

胡利生

（笑道）是忙，五六份人口都等着我賣哩！

孫平

今天是星期有點工夫，特約魯大嫂和大姪女吃飯洗塵。還要領你們逛逛公園，看看電影，好給你們解悶消愁。就這一片的胡謔亂扯他一個鄉下老趕白脖子，怎能不上圈入套？

胡利生

（笑道）老哥真是高手！你們貴處真是藏龍臥虎之地！

孫平

別起橫啦。那末把他們運來之後我怎麼着呢？

胡利生

我趕快的給順風汽車行打個電話叫輛沱車，他們來了我和他寒暄幾句，你就裝病鬧病，回店裡去休息。我然後和他們上汽車假裝吃飯去，就把他們運到日本租界裡去，走到那裡他明白了也就無用了。

孫平

那末我馬上就去。（外走）再見！

胡利生

再見，見再！

孫平

（走去）

胡利生

（打電話）南局三千零九號。……嚶，你是嗎地方？……順風汽車行。你……趕快的開一輛沱車來。……我們是東馬路四十號。……來了找胡先生。……沒有別的事。再見。

孫平

（同魯太太魯秀英走來）胡大哥我們來了。

胡利生

歡迎，歡迎。魯大嫂請坐！

魯太太

我沒有來過天津，我也不大認識你，給你多添麻煩！

胡利生

都請坐（大家就坐）大嫂子你不知道，魯大哥在天津的時候，我們整天在一塊兒吃喝玩樂，這都不是外人。（指魯秀英）這是誰啊？

魯太太

這是你姪女，給你大叔行禮。（秀英行禮）

胡利生

自己的人免禮。坐下吧！

汽車夫

（從後面走來）胡先生，胡先生。

胡利生

（走出）找誰？你是那？

汽車夫

我們是順風汽車行！車已竟開到後門了。

胡利生

在後門稍微等一忽，我們就去上車。

汽車夫

好！（走去）

孫平

哎，哎，哎……非常的頭痛，頭疼的利害，你們去逛吧，我回去

休息休息去。

胡利生 一塊兒玩多麼好！

孫平 (用手拍頭) 實在疼的要命。(向魯太太) 你們去吧，我晚上來接你們。

魯太太 早些來。

平孫 晚不了啊！(外去)

胡利生 (送)

孫平 不送不送。

胡利生 再見，再見。(孫平先去)

魯太太 沒想到他病！

胡利生 沒想到。我們可以先上汽車去，到日本租界裏去，先吃飯，然後再逛。

魯太太 好，好。（三人向後走去，汽車的喇叭聲不絕於耳）

幕忽然下。

第四幕

孫平的家庭，男盜女娼。

佈景：孫平才蓋的瓦房三間，外面圍以磚牆繞以綠樹，門扉雙展，兩根門框上帖着一付對聯。上聯寫的——壽比南山高。下聯寫的——福如東海長。橫框上書——世外桃源。開幕時孫平在門首站立翹望高呼。

孫平

（高呼）幕德，……，你可把你爸爸氣死了。整天個一點的正經事也不幹，除了走逛，就是賭錢，淨和那些無賴們在一塊啊，你小子可把我氣死了！

孫太太

（從家中去出）這麼熱的天氣，你不在家裏喝點茶，吸點煙；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又吆喝什麼？

孫平

慕德這孩子，真不成器。叫他念書他不念書；叫他經商他不經商；叫他種地他不種地；終日裏走走逛逛的和那無賴們在一塊。常言說的好，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將來咱們這點家產捨不了被他都漂蕩了。你知道這點家產不容易來嗎？他今天早晨出去到現在還不回來，不知道幹什麼勾當去啦？

孫太太

你說慕德哩，我也想起桂娥那丫頭來啦。她從正月十五日逛了一回廟，回來了就彷彿去了什麼似的。現在每天總要出去兩三點鐘的工夫，回來了一問她，她便東拉西扯瞎胡支吾。今天她又出去了一點多鐘啦！

孫平

這兩個孩子都讓你給慣壞了！

孫太太

你不要埋怨，反正沒有積下德，有不了好後人！

孫平

別胡扯啦，你往東邊招呼招呼桂娥，我往西邊招呼招呼慕德去吧！

孫太太

(高呼) 桂娥呀！桂娥呀！……(由左邊走入後台)

孫平

(高呼) 慕德！慕德……。(向右邊走着)

孫慕德

(由右邊出來怒道) 你叫喚什麼哩？一出門就叫喚，家裡死了幾口人？

孫平

你小子真可惡，我沒有說你哩，你反倒把我責怪了！回家咱們再算賬再說！給我滾回去！

孫慕德

回去就回去，你能把我怎麼樣？(父子二人氣忿忿的由左邊走入後台)

孫太太

(由右邊出來) 桂娥呀！……

孫桂娥

(由左邊出來撞見母親) 你叫我做什麼？我一出門你就不放心。真是拿自己的心猜旁人的心。走咱們快快的回去吧！

孫太太

(指向左邊) 那裡是誰啊？為什麼你一出來他就在那裡呢？

孫桂娥

你吃的什麼水，管那麼寬呢？人家有人家的自由，你憑什麼管人家

？

孫太太

你和你哥哥就把我們老兩口子給氣死了。（母女由右邊走入後台）

孫平

（和慕德由右邊出來）

孫太太

（和桂娥由左邊出來）

孫平

你們回來了！

孫太太

回來了，趕快回去吃飯去吧！（四人往家裏走）

孫平

（高聲）我非打慕德這小子不可！

孫慕德

（高聲）我非打孫平這小子！

孫平

哈哈，你小子真混張，你竟敢罵你爸爸。我非送你小子忤逆不可。

孫慕德

你送我，我就手就把你給送了。就我穿的這衣裳，不姓孫，姓魯

啊！你這家產不是你憑本事掙來的，你是坑人害人賣人來的啊！

孫平

你可把我氣死啦！

孫太太

你們別鬧啦，天已這般時候，你們趕快回去吃了飯好早些睡覺，你父親說你管你也是爲你好，你也不能和你父親頂嘴！沒出息！回去吧！

孫桂娥

不要和爸爸頂嘴！

孫慕德

你憑什麼說我？你憑什麼管我？自己還管不了自己哩，竟想來管旁人。別管怎樣，總沒有給姓孫的丟人。你做的那事我全知道。

孫桂娥

你和王二禿子偷人家的古瓷瓶，誰不知道！

孫太太

回去吧！都不是好人。（全家入室，孫太太佈設晚飯）你們吃吧！

孫平

還吃飯哩？

孫慕德

有吃的！有吃的！

孫平

不理你小子！你不是人。

孫慕德

（全家吃飯，惟孫平在（邊生氣）這飯格外的香！

孫太太

別胡說啦！

（全家吃飯畢）

孫太太

我們睡覺吧！

孫平

不太早嗎？

孫太太

早些睡，早些起，不跟大烟鬼們學。我去關門去（到外關門）

孫平

上好了，千萬上好了。

（全家酣睡）

孫桂娥

（從牆上往外窺視）

王虛

（慌張走來，咳嗽三聲，拍手三次。）咳！

孫桂娥

王虛嗎？

王虛

是呵，東西預備好了沒有？

孫桂娥

好啦！

王虛

往下遞！

（作遞東西狀。遞完後孫桂娥由牆上下來二人跑去）

（鷄唱天明）

許生

（叩門）

孫太太

誰？誰？

許生

我，我，我是許生，你們的隔壁。

孫太太

（開門）原來是你呀！

許生

可不是我嗎！昨天半夜裏，你們這院裏咕嚕咕嚕的，幹什麼啦？

孫平

什麼事也設有！

許生

沒鬧賊啊？

孫平

(向慕德) 叫起桂娥來，你們瞧瞧丟了東西沒有？

孫慕德

桂娥在那裏？沒有了。

孫太太

這丫頭跑了，從好幾天就看她毛眼不順，果然跑了！（哭）我那黑心的姑娘啊……

許生

名譽太難聽！

孫平

太不幸，太不幸！

班頭乙甲

(進來將孫平捉住)

孫平

什麼事？（恐懼）什麼？

班頭甲

你不姓孫嗎？

孫平

是啊！什麼事？

班頭乙

我們找孫慕德哩！

孫平

(向慕德) 他是孫慕德！

班頭
乙甲

將孫慕德細好遠走

孫慕德

什麼事？

班頭
乙甲

你心裡明白。

許生

什麼事啊？

班頭
乙甲

他儉人家的東西犯案了！（遠走孫慕德）

許生

（向孫平）你這份家庭，男盜女娼，你做了什麼缺德的事啦？咱們

別做朋友啦！省的跟着你丟人。（走去）

孫平

（抽泣道）我太難過了，雖然有吃的有喝還不如當年受窮哩！我出了一頓的壞心，害了一頓的人，實指望老年的時候享一點清福，沒想到如今男盜女娼姑娘跟人跑了，兒子被官家拿去了。有兒有女如今成了光棍絕戶了，我心裡太難受了。

孫太太

（哭道）先勸你出點好心做點好事積一點德，你總說沒有人代着

禮物來看好人。反正想法子有錢是真的。現在你知道了吧？可是已
竟晚了。兒子也沒有啦，姑娘也沒有啦，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我去跳井去……（作要往外走的形狀，孫平攔住。）
幕。忽然下。

（終）

負心

人物：張雲卿一位三十來歲的男子，身軀俊偉，陽善陰惡。

張雲卿之髮妻王氏三十來歲，忠實誠懇，守節盡禮，惟纏足老樣不識一字。

許女士張雲卿之同班友，丰姿嫵媚，沒有一些的社會經驗，看人間全是好人。

張雲卿之子（髮妻王氏所生）年十二歲。

張雲卿之女（髮妻王氏所生）年十歲。

隣家壹人。（在後台答話）

第一幕 髮妻賣粧奩，爲夫充川資。

佈景：張雲卿的住室，裡面陳設着髮妻王氏的粧奩，桌子，條几，官椅，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長燈，立櫃，書櫃，瓷瓶，花鏡，座鍾，掛表，……開幕時張雲卿身穿藍色布衣，緊蹙着眉頭，在椅子上呆呆的坐着。張妻王氏服飾僕素，在給張雲卿往盥裏盛麵湯。

（雙手端着麵湯放在張雲卿的面前）他爸爸，你吃一點麵湯吧！這幾天爲什麼總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我得罪了你？盼望你格外的原諒！……我們這沒有念過書的人，都是很粗魯的。

（抬頭怒道）誰告你說做麵湯？多此一舉！

（很和悅的說道）勉強着吃一點吧！你的身體越來越弱了！

這麼一說，你還是一份的好意！

自然是一份的好意。不惦記你，惦記誰呢？不心疼你？心疼誰呢？

不必說這些無味的話，我心裡麻煩的了不得！

有什麼麻煩的事，何妨說一說，夫妻之間有什麼不可說的呢？

夫 女 父 妻 女 子 妻 夫 妻 夫

給你說又有什麼用處呢？

（二人進來）媽，給我們幾個銅子兒，我們買糖吃。

（急燥道）滾出去！

快出去玩吧！

（急燥道）快滾出去！

（二人恐懼而去）

你說一說你的難處！

咳，我今年雖然大學畢了業，但是心中空空如也，一無所得，所知道的都是普通常識，打算做一點出色的事業實在是能力不夠用的。

自己多立功，多念書……

（插嘴道）你不曉的，不出國門眼光總是短的，要想辦理大事，非到外國念書不可！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那末你就去得啦，何必這樣的發愁呢？家裏的事由我招管。

沒有路費怎麼能去？在太學裏念書借的人家的錢還沒有還清，往那裏找錢作路費呢？（憂愁狀）

大概須用多少錢的路費？

六百多元。

我想……

你想怎樣？

我母親活着的時候，給我積蓄了五百元的存款，預備着給孩子們做衣裳用的，你先用它做路費怎麼樣呢？

（笑）好啊，好極了。不過還是不夠啊！

（思想一忽）我想這些東西（指着櫃箱等物）擺着也沒有什麼用處！不如一狠心把它們賣了當路費，將來回了國發了財，再買新的。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好！（哈哈大笑）你雖然沒有念過書，辦事倒還明白。

我是個大傻瓜，祇知道真心待你。

終身忘不了你的好處！等到成功之後你再享福吧！

到那時你還看的起我嗎？

這是什麼話？難道我能夠忘恩負義嗎？

我們別閒說啦！趁今天是大集，把傢伙抬出去賣了。不然一就慢就是五六天的工夫。

叫誰往外抬呢？

你不必管，快要出外的人，頂好休息休息，我自有辦法。

心眼兒真不錯！娶妻娶德，真正賢惠！

我去叫人來抬。（走入後台）二哥，三哥，大哥，你們來給我抬抬傢伙。

人甲

妻

(在在後台囑道) 拾什麼傢伙?

(在後台) 你們來了就知道啦!

幕忽然下

第二幕

美國留學畢業，與同班友戀愛結婚。

佈景：張雲卿在美國的住所，洋式棹椅，鐵床臥榻，旁置書架茶几等物……

開幕時張雲卿軟坐椅上，銜着紙煙在那裏垂頭潛思。

(伸手看看自己的手表) 十二點半了。(望望房頂，很驚疑的神氣)

哎呀！莫非米斯許記錯了時候！為什麼還不來到呢？莫非我聽錯了時候，她是江蘇人，我是河北人，十二點聽成一點半也是有的！

……趁她還沒有來到，我先看篇小說消遣消遣。(順手由書架抽一本小說，回到原座) 心中為什麼跳的這樣厲害？等人的苦處實在難

許 張

許 張

張 許

許 張

張 許

受！（將書放在桌上，倒背着手兒在屋內盤桓）

（叩門）米斯特張在家嗎？

（忙走出）在家，在家，你讓我等的慌心！（二人握手）說的十二點鐘，爲什麼到現在才來呢？等人的苦處，難熬，心慌，你不知道吧！

（微笑）我怎麼不知道呢？上一次咱們約會逛公園，你晚到了兩點多鐘，急的我眼裏冒火星子，燥的我出了一身汗。

你爲什麼晚來呢？

我和你約定十二點半動身，我的住所離這足夠二十里路難道不得走半個鐘頭？（笑）人家老遠的跑來，你還不讓人休息休息喝點茶，反倒像過關似的盤問起來了！

粗魯的很請你原諒！裏邊請坐。（二人笑嘻嘻的走入屋內）請坐米

許

張

許

張

張

斯許！

（微笑）你瞧你這個俗氣，什麼請坐啦，什麼原諒啦，忒沒有意思

！

這幾天我有點神經錯亂，說話雖然有不對的地方，心總是坦白的，很懇切的。

（笑）和你說兩句玩笑的話，你就嚴重起來了！你的心我還不知道嗎？……那一次在公園裡……

（插嘴道）在公園裡怎麼樣？

在公園裡我毛遂自薦的說：『希望我們能成為終身的伴侶。』

是啊！我當時也是十二分的滿意，十二分的贊成。不過那一天我們都有畢業考試，沒有工夫仔細的談。今天把你約來，也是爲的這件事。

許 張 許 張 許 張 許 張

今天我來，也爲的是舊話重提。

實是二人同心啊！

（垂頭不語）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莫非你害羞嗎？

笑話，對於自己的婚姻，有什麼可害羞的？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這屋裡祇有我們二人，有什麼話都可以說。何必吞吞吐吐的呢？

實不瞞你說，前天聽你那位鄉親說，你已竟有了太太，並且也生了

兒女。說的有枝有葉，闊的我半信半疑的！

真是人心隔肚皮內外不相知我。的鄉親爲什麼給爲造這種謠言呢？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爲什麼破壞我們的終身大事呢？拾

金還要不昧，何況自己的妻子呢？（假裝盛怒的樣子）我非告他不

可，不該破壞我的名譽！

許 莫非他有什麼野心！

張 也許有其他的打算！我這個人性子很急很直，乾脆你對於我相信不相信？我相你決不至於受人的離間。

許 從我的心裏說……

張 從你的心裏說怎麼樣？

許 （羞答答的）還是你先說吧！

張 （微笑）……我願意犧牲一切，把我一切的給給你，盼望你能做我的終身伴侶，並且我應許你終身不再愛其他的人了。

許 你既沒有妻子，當然我很樂意當你的終身伴侶。你若是有妻子那就把我害了。我想你決不至於。

張 夜長了夢多，我們說辦馬上就辦，明天你找你的女朋友作介紹，我找我的男朋友當媒證，免得那些小人們造謠生事。

許

不太倉促嗎？

幕。忽然下。

第三幕 歸祖國還故里，忘恩義休髮妻。

佈景：依然張雲鄉的家中，惟陳設簡單，顯出寒苦的樣子。

開幕時張雲鄉之髮妻王氏穿着很樸素的服，在屋內勸說教導她的子

女。子女二人在屋角哭泣。

總學討氣，你們在那裡哭什麼？

我在街上人家都罵我是窮小子！

我在街上人家都說我是窮了頭！

王氏

你們不會回答他們？我們窮，窮的志氣，不偷你們的，不摩你們的

，我們猛虎雖瘦雄心在，君子人貧志不貧。等我父親回了國還許比你

們闊哩！

子

女

王氏

子

夫

王氏

女子

王氏

夫

我們成天個挨餓，還向人家吹什麼大話？

向人家說大話，人家以後還給咱們剩飯吃麼？

不要那樣膽怯，你父親不久就要留學回國，少不得要坐個一官半職的！

爸爸快回來吧！好給我們出出悶氣！

（衣冠楚楚，自外歸來，不帶一點的行裝）

（抬頭驚喜）那陣風把你吹來了，真是說誰，誰到！（向子女）這就是你父親，還不行禮鞠躬！

（二人勉強鞠躬）

幾年的工夫把你爸爸都忘了！……從前些日子就盼望你到家！你在路上走了多少天？

一個多月。

王氏

那末，你回國已竟兩個多月了。爲什麼不早先回家呢？莫非你託人找事嗎？

夫

（急燥不高興的樣子）找不到事！那有我的事呢？

王氏

你的行李呢？

夫

把盆賣了！

王氏

你不要難受，將來自有好的日子。姜太公還賣過白麵哩！

夫

（怒道）不是你妨的，我不能這樣窮！不是你的窮命，我不至於這樣受苦！乾脆咱們各奔前程，不必在一塊鬼混！

王氏

（變色）一輩子已竟過了半輩子，你說的這是什麼話？

夫

不是你命苦，就是我命苦，頂好咱們各奔前程。

王氏

（哭）我寧願受苦受難，也不和你分離啊！

夫

你跟我不但受窮而且很危險，我已竟犯了國法。

王氏

(哭)我死了我也願意啊！

夫

(決絕的道)頂好我們各奔前程，免的你受窮，免的你受害！不必拉東扯西的。

王氏

你這話是從那裡說起，我一個鄉下目不識丁的女子，有什麼前程可奔？況說我已三十六歲的年紀兒子姑娘都這麼大了。你為什麼說這種昧良心的話呢？

子

(泣道)媽啊！爸爸既然回來了，我們正好挺挺腰出出氣，爸爸少不得要作一官半職的，你為什麼反倒哭起來了？

王氏

(哭)傻孩子，你父親不要咱們了！

女

(泣)爸爸那能不要咱們呢？

夫

我怕你們跟我受危險哪！我已竟犯了國法。

王氏

(哭)雖說我們是傻瓜你回家那能一點的行李沒有呢？分明是要棄

夫

絕我們，分明是起了壞心。你說你窮，我們又沒有嫌你窮！你說你犯了法，我們又不怕危險！你可把我坑死了，我的粧奩都給你賣了當路費，如今你竟要按心休我，你的良心在那裡？

（一紅臉）我欠你多少，我還你多少！

王氏

（泣道）你不是說你窮嗎？

夫

（怒道）休你就算休你，不要你就算不要你。你在家裡給我丟人丟臉，做了許多不貞節的事，我怎麼要你？

王氏

（哭）天地良心，我要做那事被雷擊死！你教我往那裡去，你教我往那裡去啊……

子

（哭）媽呀……

女

（哭）媽呀……

幕忽然而下。

失業

時間：民國十五年的冬天。

地點：滿街風塵的北京。

人物：大學卒業生張志梗，衣服襤褸，面色憔悴。

大學校長胡若仁，身着西服右手拿手杖，左手提皮包，傲氣勃勃的樣子。

警察長劉仰文，身穿制服，定足革履，雙目炯炯，鳩鳩武夫的神氣。

商人謝永年，闊服大肚，說話又土又俗，步履很爲難，商號學徒的二三人。

巡警三五人。車夫二三人。小販一二人。

第一幕 失業。

佈景：北京的街市一段，小攤二三處，洋車兩三輛。車夫同小販們一個個踱來踱去，只個叫寒叫苦。

開幕時張志梗手拿文憑踉蹌着從街的盡頭走來。

張志梗

好冷的天氣！好冷的天氣！（站在街心，仰觀俯視，頓足長嘆。）

世間那有平等？世間那有真理？咳！只因一時主意拿錯，落的現在衣食無着。咳……（拈拈文憑）文憑文憑你眞眞的坑人不輕，你眞眞害人不淺，爲了你把我的家產耗盡；爲了你叫我的哥嫂白眼相加！爲了你把我的精神消滅！你……有什麼用處？（忽然變色，高聲怒道）你有什麼用處？餓了，不能夠充饑！冷了，不能夠禦寒！你啊你啊你眞眞的害人不淺！（頓）——回家吧！（搖頭）丟人丟臉！找事吧！沒有運動費！也不容易！……咳，這是什麼世間？

小販甲

嘿！（向張志梗）你怎麼啦！嘿！你怎麼啦？

小販乙

你別鬥他啦，你別惹他啦，那是個瘋子。你看不見他指天劃地搖頭
撓腦嗎？

車夫乙甲

（走過來齊聲道）怎麼啦？怎麼一回事啊？

小販乙

（指着張志梗）他是個窮瘋子，你們別鬥他！

張志梗

你這小販不要胡說！誰告你說我是個瘋子？

小販乙

你既不瘋，為什麼在青天白日之下說夢話？

小販甲

說的是哩！你為什麼罵天罵地的瞎胡埋怨？

張志梗

你們願意聽以聽我的來歷嗎？

車夫乙甲

（聲齊應道）好啊，願欲聽。

張志梗

我姓張，名字叫志梗，河北省高邑縣人。家裏父母早已去世，只有
哥嫂看顧着我。我在高級小學校畢了業，哥嫂對我說：『本想讓弟

小販甲

張志梗

弟多念幾年書，無奈咱們的家道貧寒，實在是力不從心。而且中校畢了業，落一個半途而廢，倒不如現在找個大舖子去學生意，將來也是一樣的豐衣足食。況說現在謀事純粹靠着勢力門子，我們一個貧寒之家，那裏來得高親貴友！」

這麼一說，你哥嫂不願欲你多念書！

是啊！因為哥嫂年歲大一些，經驗也當然多一些，看事情也當然周到一些。他們以為勞筋罷力的念書，縱然可以畢了業，一個貧寒之家那裏來的運動費，沒有運動費也是找不到事。我當時因為少年氣盛，野心很大，總想着高升發大財。因此和哥嫂分了家，現在我的家產都花完了，所得到的就是這張文憑！（拈拈文憑）有什麼用處？我我兩天啦，還沒有吃飯哩！（混身亂顫作，飢寒狀。）

車夫甲

這一說，你還不敵我們哩！我們拿力氣每天還可以掙個三十枚五十

張志梗

枚的去糊口。你們念書的文人，那裏來的氣力！

縱然我有力氣，我那里去找車？我那里去找車？

車夫乙

（笑道）得啦！你別和我們湊趣啦！你別起橫拉！你們大學生們是

先生，是將來的大官員，是坐洋車的老爺們，那有拉車之理？

張志梗

我兩天啦，水米沒有進嘴，幾乎要餓死，那里來的精神和你們取笑

！

車夫乙

你要真有心拉洋車，我給你找個車行去賃輛洋車去！

張志梗

好啦！謝謝救命星。謝謝救命星。

車夫甲

好可是好，沒有舖保水印，人家可不賃。空口說白話這個年頭誰敢

憑信。特別是你們大學生，有許多法門編錢，有許多拆白黨。

車夫乙

沒有舖保實在辦不了事！你有舖保沒有？

張志梗

我有一個同鄉，在前門義德成布店裡當經理，硬着臉皮去找他，也

車夫
乙甲

許可以！一個老鄉當個舖保還不行嗎？

我們領你去到車行，拿了保條馬上去打水印，晚上有許多大學生要往八大胡同去逛着玩還可以拉個三毛五毛的。

張志梗

好，咱們去！（車夫與張全走下）

幕下。

等二幕 受辱。

佈景：義德成布店明媚光潔的舖面。老板謝永年在桌邊吸煙飲茶。學徒的

二三人兩旁侍立。

謝永年

（把茶盃一頓）斟茶！（斜視學徒的）有眼睛管着幹什麼的？有眼

無珠！（學徒的爭先斟茶）搶什麼？（學徒一人斟茶其餘的二人退

後）你知不道給我點煙？（指向其餘的兩個學徒的）

張志梗

（慌張走來，謝永年向後藏避）謝掌櫃的在家麼？（向學徒的鞠躬

學徒

都不是本地人，那里來的家？無家可言。

張志梗

我的意思是說他在櫃上沒有？

學徒

你瞧，是這樣的意思不說這樣的話，誰能懂的？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的糊塗？

張志梗

二位老弟別取笑，別鬧；我找謝掌櫃的有要事相商！

學徒

什麼要事？莫非你坐了大總統了嗎？花子總統，乞丐總統，你有什麼要事？

張志梗

別鬧啦，二位老弟。

學徒

別套近，誰是你的老弟？別放屁啦！你還是我的孫子哩！豈有此理！

張志梗

你這孩子，真可惡，你怎麼不認識人，竟敢和我胡鬧起來了，你這

孩子！

孩子長大了是大人；你媽一生你，你就這麼大個嗎？

張志梗

（氣忿道）你這小子真可惡！

學徒

你真可惡！（三人勢欲行毆）

張志梗

從先我在你們這存錢，你們認識我；現在你們竟敢無理的污辱我。

你們算什麼人？

學徒

我們不認識花子要飯的！

謝永年

（聽外面勢頭不好，徐徐走出）什麼事？什麼事？

張志梗

（向謝鞠躬）謝大叔您好啊？他們不但不認識我，而且把我罵了一頓。

謝永年

（笑嘻嘻的）是是，你穿着這種衣裳，也難怪他們啊！你來有什麼事？快說快說，我非常忙。我非常忙，總有人來找我！真麻煩

張志梗

我請你給我打一個鋪保水印！

謝永年

本櫃的規矩向來不打鋪保水印，我實在不敢破例。什麼保啊？

張志梗

我不瞞叔叔說，我想着賃輛洋車去拉，好謀生活！

謝永年

哈哈，你真敢給你爸爸丟人，你真敢給大學生丟人。一個大學生去拉洋車？我不保你！我不知道你要幹什麼缺德的事？

張志梗

真的，爲窮所累，叔叔不要多心，我還能騙你不成嗎？再以說我若騙你，你還可以往家里折賣我的地去！

謝永年

嘿，沒出息！拿來我給你打水印去！

幕下。

第三幕

拉車。

佈景：風塵撲面的北京街上，張志梗孤坐在洋車旁邊。凍的混身亂顫。

張志梗

（嘆息道）好冷的天氣！好冷的天氣！

胡若仁

（昂昂的走來嚷道）洋車！洋車！

張志梗

（跑過去）那里？那里！

胡若仁

△△大學。（排演時添上大學的名字）

張志梗

你給廿枚吧！

胡若仁

太多，別詛人啦！

張志梗

你給多少？

胡若仁

乾脆，十枚。

張志梗

好吧，您請上車。（胡上車。張拉行。）

胡若仁

快一些，慢了不給錢！

張志梗

好好……。

胡若仁

站住，站住。到了還不知道站住，你不認識字嗎！

張志梗

實不瞞你說，我還是這個大學畢業哩！

胡若仁

不要胡說！這學校那里來的拉洋車的學生。你不要糟踏大學的名譽

你不要胡說！

張志梗

並非胡說，現有文憑爲証。（將文憑由兜內取出）你老瞞瞞！

胡若仁

（接過文憑怒道）你是偷的呢？還是拾的呢？快快的說來。

張志梗

實話告訴你說，我花盡了家產，費盡了心血得來的，也不是偷的也不

是拾的，是正式得的領的。

胡若仁

（怒道）那有你這樣的學生，顯係偷我們的文憑虎事，破壞學校的

名譽，豈有此理，你趕快的滾去。

張志梗

你給我車錢啊！

胡若仁

不給你錢還要送你哩！（嚷道）巡警巡警！

巡警

（跑來）什麼？什麼？

胡若仁

給我把他（指張）帶到區裏去。給你這張片子，（順手由兜取一張名片）見了區長就說：他偷我們學校的文憑，破壞我們學校的名譽。把他拘起來。

巡警

是是。（用繩綑住張道）走走。

胡若仁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幕下。

第四幕

入獄。

佈景：警察所公堂的佈置，官長劉仰文在上吸烟斜坐。兩邊站立着兩班巡警，威風凜凜令人生懼。

劉仰文

（惡聲道）把張志梗帶上來！

巡警甲

是！（跑下去帶張志梗回來）走走，快走，慢了差事少不得要挨板子！（走到官長面前立正行禮）帶到了。（指向張志梗）你怎麼見

張志梗

了官長還不跪下？你太驕傲，你太不恭敬官長！
中華民國那有跪的道理！

劉仰文

哈哈！（冷笑）人犯王法身無主，你還要什麼刁？講什麼民國不民國？叫你跪下，你就跪下，你瞧你這個別扭！

巡警甲

（手推張志梗）你跪下吧！和氣致祥！

張志梗

（俯首長嘆而跪）咳！

劉仰文

我我說你姓什麼？

張志梗

我姓張！

劉仰文

我我說你叫什麼？

張志梗

我叫志梗！

劉仰文

哈哈……我我說你你就是張志梗嗎？（將驚堂木一摔）

張志梗

我就是張志梗！

劉仰文

我說你今年多大的歲數啦？

梗志梗

我今年三十歲了！

劉仰文

正是有爲的年頭，爲什麼犯法啊？

梗志梗

請問官長我犯的什麼法律？莫非不許大學生拉洋車嗎？一入大學連

一個拉洋車的資格都不夠啦？拉了大學校長教授們不許要錢嗎？

劉仰文

你真是個刺頭，你瞧你這些零碎！什麼東西？咬文嚼字的這個筋頭

！來到公堂之上連個大老爺不知道叫，什麼玩藝？欠打的東西！

張志梗

（忍氣吞聲）請問大老爺我犯的什麼罪？

劉仰文

你別裝混蛋，你自己犯的法你會不知道？鐵嘴硬舌！別惹惱了我！

張志梗

我的確不知道犯的什麼法？

劉仰文

（怒道）我看你這東西，非打不成！拉下去打五十軍棍！

巡警

是！（將張志梗拉下去一啊二的打起來了）

張志梗

嗟，嗟，……

巡警

五十！

劉仰文

帶上來？你承認不承認？

張志梗

承承認！（哭着說）

劉仰文

承認來劃押！

張志梗

（劃押）咳！

劉仰文

你竊盜文憑，虎事撞騙，轉又拉車破壞學校的名譽。按現行特別法，應住大獄十年，今特從輕發落。叫你受徒刑兩個月！

張志梗

請老爺恩典！

劉仰文

帶下去。（退堂）

張志梗

（哭道）公理何在？公理何在？
閉幕。

恨

自

110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

沸騰

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冀縣張靜嵐

刷印者

華昌印書局
南新華街三號
借電南局四一五

出版者

北平朔風月刊社

銷售者

北平天津保定各書店

版權
所有

